

# 關於忽滑谷快天著《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的學術史溯源問題（六）

江燦騰

## 六、有關《武士的宗教》全書中的批判禪思想真相：從學術史溯源的發現到其詮釋學的時代特徵解讀

在忽滑谷快天的日文批判禪學著作中，總是維持一大特色，就是他會大量參照西洋的哲學著作，或常將其當代西洋正在流行的熱門新思潮理論，順手拿來融合論述其批判禪學的詮釋體系。

特別是在英文版《武士的宗教》中的全部內容，主要訴求是西方讀者，為讓此讀者群能方便理解，忽滑谷快天不但改變原有的寫作風格，轉而向西方的學術著作論述方式看齊。

並且，他還大量詳註涉及書中相關經籍中的佛學概念或歷史背景。此外，同樣引述不少西洋哲學家，如康德（一七二四—一八〇四）、費希特（一六七二—一八一四）、柏格森（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叔本華（一七八八—一八六〇）、倭鏗（一八七四—一九二〇）

等人的觀點，或西方著名詩人，如朗費羅（一八〇七—一八八二）、華茲華斯（一七七〇—一八五〇）、莎士比亞（一五六四—一六一六）、阿諾德（一八八二—一八八八）等的美麗詩句（稍後詳論）。<sup>1</sup>

再者，由於在其《武士的宗教》的第三章與第四章的標題上，作者曾鮮明地寫道：前者是「禪是宇宙的聖典」，後者是「佛陀，宇宙精神」，並且宣稱：佛，宇宙的生命，而宇宙的生命，就等於宇宙精神。此即意味著，他的詮釋概念，首先是來自一八七四年，日本官方文部省出版箕作麟祥（一八四六—一八九七）《泰西自然神教》各卷內容。而箕作麟祥是明治維新時代最高法學權威，所有的明治法律規定、憲法制定、司法審判制度等，幾乎都由他指導進行的。<sup>2</sup>

因此，他的經歷與崇高身份，甚至高於之前提及的加藤弘之博士。<sup>3</sup> 以如是之法學權威，而規範明治時期的所有宗教信仰，除仍要對天皇所代表的神聖國體象徵

禮敬與效忠之外，所有的宗教都要進化，連國家神道都不例外，<sup>4</sup>並朝自然神教的方向發展。而忽滑谷快天當年才八歲，正在讀小學，所以自然神教的觀念，是一路伴隨他成長的。

而我們沿著這一宗教思想傾向，便可以清楚並能解釋他不重視原始佛教與歷史印度佛陀，反而只重視的大乘佛教如大日如來一樣的法身佛思想由來。而此一思想取向，他顯然又受到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兩大主張大乘非佛說的兩巨頭：姉崎正治批判佛經學與村上專精的相關佛學著作之深刻影響才如此。<sup>5</sup>所以，他用來結合禪宗的真如佛性、婆羅教的大梵思想、以及無造物者的自然宇宙生命、宇宙意志、宇宙精神，都可與佛陀法身相通。而他對於自然宇宙的進化論，並不反對，而將其視之為自然律的演化所致。

其間的差別，只是他一直認定，無造物者的自然宇宙生命、宇宙意志、宇宙精神，都可與佛陀法身一樣，是善與良知的意志展現，縱然遇到大自然在肆虐的大災難或戰爭中的苦難時，依然如此。<sup>6</sup>相對於此，他基於閱讀，一九〇二年由當代日本心理學大家、變態心理學研究先行者之一的竹內楠三所以新著的《人生達觀：厭世哲學》，<sup>7</sup>也注意到書內兩大厭世哲學理論，其一是

叔本華，其二是哈特曼（一八四二—一九〇六）。因而在《武士的宗教》一書中，他提到厭世哲學時，所舉的例子也是同樣這兩者的著作，只是他未提竹內楠三的《人生達觀：厭世哲學》一書，而只註明資料來源是英譯版叔本華著《作為意志與表象的世界》及哈特曼著《無意識哲學》。<sup>8</sup>

但不論如何，其在《武士的宗教》一書中所出現的批判禪學詮釋體系，其源頭至少是可從當時日本學術史的前後發展，回溯至其早期譯著《怪傑穆罕默德傳》<sup>9</sup>或其出版提倡大乘非佛說的日本先驅：德川時期富永仲基的《出定後語》與之後亦持相同主張的服部天遊著《赤裸裸》兩書的合刊本，甚至忽滑谷快天自撰的第一本著作《禪學批判論》，以及之後再於《批判解說：禪學新論》的書前與書後，可以看出其前後的一貫主張。

特別是，他在此階段最晚出的《批判解說：禪學新論》一書，更可清楚看到他於書中所進行批判與詮釋的理論體系，就是：一、唯心論，二、現象即實在論，三、物心合一論，四、萬有一體論，五、安心立命論，<sup>10</sup>而他有關禪宗歷史哲學的論述建構概念，也幾已定型下來了。

所以，他在《武士的宗教》所討論的新詮釋系及其

概念，並無根本根本變動，只是改以西洋人更能理解的方式來書寫，並在資料引述時新增大量的相關註解已。因而，事實上在《武士的宗教》所討論的新詮釋系及其概念，都可以總括在他在書中第七章討論「開悟」的核心理論述時，所出現在第十八節有關「一切十方世界盡皆佛陀淨土」的開頭一段，例如其中他曾引述說：

宇宙生命的法則是，多重在統一之中，統一在多重之內；差異在同意之中，同意在差異之內；衝突在和諧裡，和諧在衝突之中；好在壞裡，壞在好中；整合在解體內，解體在整合裡；和平在干擾內，干擾在和平中。我們可以在塵世之間找到一些天上的東西，我們可以在卑賤與腐朽之中，注意到某些美好的事情。<sup>11</sup>

同時，他在第七章的各節中，雄辯地根據此一全體主義的互融論（結合華嚴哲學、自然律、唯物主義），來否定靈魂與永生不朽的存在性，並且認為不可知的上帝與不可認識的物自體本身，是純屬無意義的臆測思維。而且，還還用「宇宙生命、宇宙意志、宇宙精神」的三合一概念，來定義他的「佛陀淨土」。

所以他的「佛陀淨土」觀念與宗教信仰無關。因此

他可以輕易擺脫宗教迷信與無謂崇拜。<sup>12</sup>而明治時代對於有神教神力祈求保佑，或對於神能擁有賜福及報復的超級宗教權力意志，都認為是迷信或誤導的行為。<sup>13</sup>特別是，有關宗教病態心理學的宗教哲學著作，或來自美國哈佛教授威廉詹姆士的宗教心理學或宗教經驗的著名著作，所顯示出所謂宗教人即患有精神疾病者的新主張，也都在大學授課的教材中屢屢出現。<sup>14</sup>

這是西方比較宗教學在日本出現後，日本學者及結合對於基督教的上帝或彌賽亞宗教信仰的強烈拒斥，同時也藉此貶抑西洋基督教徒一向自視高於各種非基督教徒的病態宗教排他性作風。因而，反映在他的《批判禪學論》一書，所要提倡的詮釋概念，就只剩關於現代性的絕對現象論（或心物合一論、現象即實體），同時也否定任何形上學的本體論觀念。所以他的批判禪思想甚至與原始印度佛教的佛陀或教義無關，而是由改大乘佛教的法身觀念結合現代性的自然主義觀念兩者，來表達其宗教道德哲學上的光明自然宇宙新禪學主張。

因此，他的所謂「開悟」就是意指：認知「自我」即在此一自然律全體互融下生存，及其在生物演進遺傳學影響下，又不斷接受源自光明自然宇宙與來自外界各種社會文化影響的新自覺意識。所以，他在書中雖然廣

引：叔本華、哈特曼、柏格森（一八五九—一九四一）、恩斯特·海克爾（一八三二—一九一九）、雨果·閔斯特（一八三六—一九一九）等人的著作觀點。但其引述的主要作用，就是一律進行批判。

因而，上述他之批判禪學新詮釋，若將其與同一時期分別在歐洲與日本都出版著作的鈴木大拙相比，他絲毫不像當時正沉溺於瑞典著名神祕哲學家史威登堡獨創的神智靈性體驗及經驗顯示那樣。<sup>15</sup>同時，他也不像鈴木那樣，接受其英國協會的委託，費心費力地，譯出多種史威登堡的神智論日本版著作，陸續在日本出版。<sup>16</sup>並且，他甚至在其首次於西方出版英文著作《武士的宗教》中，還是一樣嘲諷西洋的基督教神職人員的不自然的刻意形象表現。例如以下就是他技巧地提及現代西方基督教傳教人士，其常在生活中所刻意對外營造，其身爲傳教士的可笑裝腔作勢模樣，他寫道：

（前略）與現代傳教士對待其信徒的方式相比，達磨幾乎完全反其道而行。（……）因我們這個時代最受歡迎的基督教傳教人士（……）並不會對其所遇到的每個人露出微笑（……）。他會嚴格地保持個人清潔，剃鬚、梳頭、洗漱、刷髮、抹油、灑香水；（……）

……以及極其用心撰寫他的佈道講稿，利用修辭的藝術，使其說得既有力又優雅。<sup>17</sup>

他對於西洋基督徒最重視的《聖經》，也以更尖銳的凌厲批判語調，在其英文著作《武士的宗教》中如此寫道：

盲目的相信《聖經》是一回事，而虔誠則是另一回事。對於《聖經》中創世紀和上帝的幼稚看法，多少次隱蔽了科學真理之光：它們的盲目信徒多少次束縛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多少次宗教人物阻止了我們認識新的真理，只因它違反《聖經》中古老的民間知識。（中略）沒有什麼比迫害真相追求者，以維持過往時代的荒唐迷信，更爲違反宗教。沒有什麼比出自「虔誠的殘忍」的要求——隱藏在上帝和人類之愛的面具下——更不人道。不僅是基督徒，而是整理人類去擁有一部充斥歷史的傳奇、奇蹟的故事、粗糙的宇宙學，且不時與科學抵觸的《聖經》，這難道不是不幸？<sup>18</sup>

顯然地，他的英文禪學著作在西洋問世，其本質上並不是去西方學習或期待西方學者激賞，而是代之以全



書充滿批判及其流露著無比自信，來向介紹其具有實質異類挑戰性的「現代日本批判歷史禪（哲）學」。因而，其與西方宗教學者奧圖的神聖論主張是相衝突的。同樣他的批判觀點，對於提倡集體無意識的著名心理學家的榮格來說，自然也是格格不入的。

反之，如果西方的唯物論者、無神論者或科學家，會對此批評反彈，那才是值得注意的《聖經》批判學危機。因而，此兩者，對於他所著《武士的宗教》所討論的新詮釋系及其概念批判的負面批評，其實並不令人意外。並且，由此還可以理解：忽滑谷快天的「現代日本批判歷史禪（哲）學」，是明顯反映在此之前數年，日俄戰爭勝利之後的日本民族自信。因而其著作，才迥異其他禪學著作，特別是鈴木大拙的英文禪學著作。<sup>19</sup>

（未完待續）

## 註釋：

1. 忽滑谷快天之所以能夠如此純熟在著作中引用，主要源自他曾先後畢業於曹洞宗大學林與慶應義塾大學的綜合文科。所以他不但英文特別優異，並在慶應大學與曹洞宗大學擔任英語講師，而且他對於西洋哲學、文學、社會科學也都有廣泛的涉獵。所以，若只在書內略僅作有

限的局部摘錄引用，則並不需要哲學的專業訓練，就可勝任，並無特別討論必要。至於有關歐美流行的各類現代印度瑜伽書籍，則因前面已既已多次提及，在此可省略不提。

2. 有關較詳細的明治法學及司法制度與箕作麟祥的密切關係，可參考此網頁：[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E%95%E4%BD%9C%E9%B1%9F%E7%A5%A5%E7%9C%E9%B1%9F%E7%A5%A5\\_%E7%95%A5%E6%AD%B4](https://ja.wikipedia.org/wiki/%E7%AE%95%E4%BD%9C%E9%B1%9F%E7%A5%A5%E7%9C%E9%B1%9F%E7%A5%A5_%E7%95%A5%E6%AD%B4)

3. 想了解箕作麟祥的顯赫經歷，建議點閱這個網頁：[https://www.weblio.jp/wk/pja/content/%E7%AE%95%E4%BD%9C%E9%B1%9F%E7%A5%A5\\_%E7%95%A5%E6%AD%B4](https://www.weblio.jp/wk/pja/content/%E7%AE%95%E4%BD%9C%E9%B1%9F%E7%A5%A5_%E7%95%A5%E6%AD%B4)

4. 可參考：加藤弘之著，《自然的矛盾與進化》以及加藤玄智著，《神道之宗教學的新研究》（東京：大鐙閣株式會社，一九二二年）。加藤之書，雖是到一九二二年才出版，但距離《武士的宗教》的出版，其實還不到十年，兩者出版時間很接近。可是此書為加藤在東京帝國大學講授的有名教材，可以視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國家神道進化論的經典之作。

5. 村上專精著，《大乘佛說論批判》（東京：光融館，一九〇三年）。姉崎正治著，《佛教聖書史論：大乘經典之成立及其批評問題》。此兩書對其影響最大。

6.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顥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

日本的禪學》，頁二一六—二一九。

7. 竹內楠三著，《人生達觀：厭世哲學》（東京：大學館，一九〇六年）。

8.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顗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二一〇。

9. 忽滑谷快天著，《怪傑穆罕默德傳》（東京：井冽堂，一九〇五年）。明治時代活躍的英文評論家野口善四郎，也撰寫《穆罕默德傳（原名：牟版牟土傳）》，收在《大鼎呂》（東京：二酉社名著刊行會，一九三〇年）一書的第三種，共一四一頁。

10. 忽滑谷快天著，《批判解說：禪學新論》，頁六的「注意十則」之第二則，以及書後所附出版書目廣告之說明。

11.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顗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二〇二—二〇三。

12.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顗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九十九—一〇〇。

13. 井上圓了著，《解迷信》（東京：哲學館，一九〇四年）。加藤玄智著，《宗教講話》（東京：隆文館，一九〇五年）。加藤弘之著，《自然與倫理》（東京：實業之日本社，一九一二年）。中村谷俠著，《迷信》（東京：雄山閣，一九〇〇年）。崎正治著，《宗教學概

論》（東京：早稻田專門學校出版部，一九〇〇年）。

八濱督郎編纂，《比較宗教：迷信的日本》（東京：警醒社書店，一八八九年）。

14. 其相關翻譯或自編著作如：一、加藤弘之著，《吾國體和基督教》（東京：丙午出版社，一九〇五年）。二、加藤弘之著，《基督教的毒害》。三、竹內楠三著，《近世天眼通實驗研究》（東京：大學館，一九〇三年）。四、澀江易軒著，《原理應用：以心傳心術獨習》（東京：大學館，一九〇九年）。五、藤教篤、藤原平，〈千里眼實驗錄〉（東京：大日本圖書株式會社，一九一一年）。六、福來友吉著，《催眠心理學概論》（東京：成美堂，一九〇五年）。七、福來友吉著，《詹姆士氏心理學解說》（東京：育成會，一九〇〇年）。

15. 史威登堡的神祕基督宗教的驚人透力，雖能吸引西方各國很多追隨者，在英國甚至有「英國史威登堡靈智學會」的強力組織，鈴木大拙就是在英國與該學會接觸的。可是，當時日本研究人格分裂的變態心理學專家、或從事催眠術暗示效能的精神學家等，就將其當成歐洲第一號「天眼通」的案例來研究。其他的通神術、心靈交感術等西洋或日本本土大量案例，也都被相繼討論與實驗

。其中，美國哈佛大學著名哲學家、心理學家威廉·詹姆士教授的心理學著作與宗教經驗是精神病者體驗的學理依據，也被援用來批判相關宗教迷信與精神妄想的學理依據。

16. 一、史威登堡原著，鈴木大拙譯，《天界與地獄》（東京：有樂社，一九一〇年）。二、鈴木大拙著，《史威登堡傳》（東京：丙午出版社，一九一三年）。三、史威登堡原著，鈴木大拙譯，《新耶路薩冷及其教義》（東京：丙午出版社，一九一四年）。四、史威登堡原著，鈴木大拙譯，《神智與愛》（東京：丙午出版社，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四年）。五、史威登堡原著，鈴木大拙譯，《神慮論》，（東京：丙午出版社，一九一五年）。

17.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顥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二十六—二十八。

18. 忽滑谷快天著，林錚顥中譯版，《武士的宗教：中國與日本的禪學》，頁九十九—一〇〇。

19. 其實，鈴木當時在向西方讀者交心的東方特殊神祕主義者著作，因而其自然可與西方大神祕主義者的理念相容無礙；但同時任何強烈批判性的禪學或神學問題，也就根本不會存在其禪學中。

## 泰航推出朝禮誦經班機

疫情衝擊下航空業生意慘澹，為維持收支平衡，不少航空公司大幅裁員，甚至黯然退出市場，同時也推出有別以往的經營模式，以為因應。其中連年虧損的泰國航空（Thai Airways）在申請破產重整獲准後，除了在其總部設置「偽機艙」餐廳，專業空服員搖身成為餐廳服務生，底擺攤賣空廚「炸油條」餐點，更在十一月底推出「誦經航班」。十一月二十日下午首航，從曼谷的蘇凡納布機場（Suvarnabhumi

Airport）出發，飛行時間約三小時，以不落地的方式飛經泰國三十一個府、九十九座知名佛教聖地，包括曼谷四面佛、玉佛寺、清邁素貼寺等，最後返回原機場。該「誦經航班」機位售價從五千九百餘泰銖（約新台幣五千五百元）到九千九百餘泰銖（約新台幣九千兩百元）不等，登機乘客可獲得佛牌以及經書，泰航表示將邀請名人領頭誦經。泰航商務部行政副總裁維瓦（Wiwat Pijawiroj）表示，乘客可通過誦經獲得正能量。